

十四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三

白下蔡 界元放甫評點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錡養叔獻藝

魏相明知秦爲仇敵之國而慨然請往以求醫可謂忠義之士
至以大義責秦桓言詞正大而明斯卒以得請則又其才之過
人也

晉臣因主君之疾欲覓高醫不憚宛轉于仇敵之國以求致之
其見忠愛之甚高醫至而疾果不可爲斯可委之于數矣然亦
必醫者之言果能真知確見斯臣子之心可以無憾也今人自
既不能知醫于君父有疾又不慎加選擇乃聽之庸醫之手輕

者加重重者致危乃委之于命數爲不可救可悲可憐
晉楚講和自是大事子側楚之司馬亦是大臣子重乃不使之
與議亦有不是但南北構兵生民塗炭久矣幸而講和非獨兩
國生民之福其關係于天下者甚大已不與議縱爲無功獨不
享其利乎子側乃以爭功之故逞嫉妬之心背盟而構難其罪
大矣後卒以鄢陵之役兵敗自縊雖出于重報怨之心然楚子
止之而不及則亦有天道存于其間也

鄢陵之役士燮不欲勝楚以爲外寧必有內憂固是老成之見
然以事勢而論却不盡然楚人歷稱強橫中國久苦其憑陵雖
以齊桓之賢謀之數十年而竟不能制幸有城濮一戰始挫其
鋒中國得以稍安然其心固未嘗一日相忘也及晉師敗邲之
後楚之肆橫如故矣中國之能與楚抗者惟晉而已若又讓之

則楚人必將更進而無已諸侯見晉之不能底已亦將離心是未必能有儆于君心而已先失累世經營之伯業未可以為良圖也況不賢之君雖有外懼亦豈足以正其邪心乎與其內外俱敗又不如且圖攘外徐思安內至外已攘而無安內之策則自是執政之不善為謀豈可以攘外為過耶

話說晉景公被蓬頭大鬼所擊口吐鮮血悶倒在地內侍扶入內寢

良久方醒羣臣皆不樂而散景公遂病不能起左右或言桑門大巫

巫者居於桑門能白日見鬼典鬼為鄰自盍往召之桑門大巫奉置侯之召

甫入寢門便言有鬼景公問鬼狀何如大巫對曰蓬頭披髮身長丈

餘以手拍胷其色甚怒景公曰巫言與寡人所見正合言寡人枉殺

其子孫不知此何鬼也大巫曰先世有功之臣其子孫被禍最慘者

是也景公愕然曰莫非趙氏之祖乎屠岸賈在旁大鬼却是不打即奏

他却是何故

曰巫者乃趙氏門客故僭端為趙氏訟冤吾君不可聽信硬該問他

却是景公嘿然良久又問曰鬼可禳否大巫曰怒甚禳之無益景公

曰然則寡人大限何如大巫曰小人冒死直言恐君之疾不能嘗新

麥也只說見鬼罷了屠岸賈曰麥熟只在月內君雖病精神猶旺何

至如此若主公得嘗新麥汝當死罪不繇景公發落叱之使出大巫

去後景公病愈深晉國醫生八視不識其症不敢下藥不敢下藥還

弄好醫生今日醫生只圖騙人家幾分銀大夫魏錡之子魏相言于

眾曰吾聞秦有名醫二人高和高緩得傳授于扁鵲能達陰陽之理

善攻內外之症見為秦國太醫不知此二人招牌上有扁鵲欲治主

公之病非此人不可盍往請之眾曰秦乃吾之仇國豈肯遣良醫以

救吾君哉魏相對曰恤患分災鄰國之美事某雖不才願掉三寸之

舌必得名醫來晉眾曰如此則舉朝皆拜子之賜矣魏相即日束裝

馳輶車星夜往秦秦桓公問其來意魏相奏曰寡君不幸而沾狂病

聞上國有良醫和緩有起死回生之術臣特來敦請以救寡君桓公

曰晉國無理屢敗我兵吾國雖有良醫豈救汝君哉魏相正色曰明

公之言差矣夫秦晉比鄰之國故我獻公與爾穆公結婚定好世世

相親爾穆公始納惠公復有韓原之來戰繼納文公又有泓南之背

盟圍鄭之役秦軍汜南從不終其好皆爾爲之文公卽世穆公又過

聽孟明欺我襄公之幼弱師出崤山襲我屬國自取敗衄我獲三帥

虜而不誅旋違誓言奪我王宮靈康之世我一侵崇爾卽伐晉及我

景公問罪于齊明公又遣杜回與救齊之師敗不知懲勝不知止棄

好尋仇莫不繇秦明公試思晉犯秦乎秦犯晉乎今寡君有負茲孽

也諸侯有之憂欲借針砭于高鄰諸臣皆曰秦絕我甚必不許臣曰

不然秦君屢舉不當安知不悔於厥心此行也將假國手以修先君

之舊好明公若不許則諸臣之料秦者中矣

說人先已料之是說中人之法

夫鄰有

恤患之誼而明公廢之醫有活人之心而明公背之竊爲明公不取

也

又以道理責之是說中人之法

秦桓公見魏相言辭慷慨分割詳明不覺起敬曰

大夫以正見責寡人敢不聽教卽詔太醫高緩往晉魏相謝恩遂與

高緩同出雍州星夜望新絳而來有詩爲証

婚媾于今作寇仇

幸災樂禍是良謀

若非魏相瀾翻舌

安得各醫到絳州

時晉景公病甚危篤日夜望秦醫不至忽夢有二豎子從已鼻中跳

出一豎曰秦高緩乃當世之名醫彼若至用藥我等必然被傷何以

避之又一豎子曰若躲在盲荒之上也

盲荒

膏之下也

膏心

彼能奈我何

哉須臾景公大叫心膈間疼痛坐臥不安少頃魏相引高緩至八宮

診脈畢緩曰此病不可爲矣景公曰何故緩對曰此病居膏之上膏

之下既不可以灸攻又不可以針達即使使用藥之力亦不能及此殆

天命也古之名醫使鬼怕今之名醫則怕鬼殊可笑也一友曰今人亦有強似古人處能使鬼怕而不怕鬼問之答曰服藥而死

做鬼自然还怕若放心大胆用藥醫死人豈非不怕鬼乎一笑景公嘆曰所言正合吾夢真良醫笑

真名醫言能合夢時下名醫則其言乃在夢中耳厚其餞送之禮遣歸秦國時有小內侍江

忠伏侍景公辛苦早間不覺失睡夢見背負晉侯飛騰于天上醒來

與左右言之值屠岸賈入宮問疾聞其夢賀景公曰天者陽明病者

陰暗飛騰天上離暗就明君之疾必漸平矣小人奉承人晉侯是日

亦自覺胃膈稍寬聞言甚喜忽報甸人耕公來獻新麥景公欲嘗之

命饗人膳者取其半春而屑之為粥屠岸賈恨桑門大巫言趙民之

冤乃奏曰前巫者言主公不能食新麥今其言不驗矣可召而示之

景公從其言召桑門大巫入宮使岸賈責之曰新麥在此猶患不能

嘗乎巫者曰尚未可知景公色變岸賈曰小臣咒咀當斬即命左右

率去大巫嘆曰吾因明于小術以自禍其身豈不悲哉左右獻大巫

之首

生平說鬼話太多自然要招殺頭之禍一笑

恰好養人將麥粥來獻時日已中矣景

公方欲取嘗忽然腹脹欲泄喚江忠負我登廁纔放下廁一陣心疼

立脚不住墜于廁中江忠顧不得污穢抱他起來氣已絕矣

我疑便是大巫

索命耳一笑

到底不曾嘗新麥屈殺了桑門大巫皆屠岸賈之過也上卿

樂書率百官奉世子州蒲舉哀卽位是爲厲公衆議江忠曾夢負公

登天後負公以出于廁正應其夢遂用江忠爲殉葬焉

卽使應夢何必爲殉可笑

當時若不言其夢無此禍矣口舌害身不可不慎也因置景公爲厲

鬼擊死置人多有言趙門冤枉之事者只爲樂卻二家都與屠岸賈

交通相善只有一箇韓厥孤掌難鳴是以不敢爲趙家申冤時宋其

公遣上卿華元行弔于晉兼賀新君因與樂書商議欲合晉楚之成

免得南北交爭生民塗炭

大是好人造福不淺

樂書曰楚未可信也華元曰元

善子子重字可以任之

樂書乃使其幼子樂鉞同華元至楚先與

公子嬰齊相見嬰齊見樂鉞年青貌偉問于華元知是中軍元帥之

子欲試其才問曰上國用兵之法何如鉞對曰整又問更有何長鉞

答曰暇嬰齊曰人亂我整人忙我暇何戰不勝二字可謂簡而盡矣

繇此倍加敬重遂引見楚王定議兩國通和守境安民動干戈者鬼

神姬之遂訂期為盟晉士燮楚公子罷音皮共歆血于宋國西門之外

楚司馬公子側自以不曾與議大怒曰南北之不相通久矣子重欲

擅合成之功吾必敗之只欲敗他人之功探知巫臣糾合吳子壽夢

與晉魯齊宋衛鄭各國大夫會于鍾離今鳳陽王臨淮縣公子側遂說楚王

曰晉吳通好必有謀楚之情宋鄭俱從楚之宇下一空矣其王曰孤

欲伐鄭奈西門之盟何公子側曰宋鄭受盟于楚非一日矣惟不顧

盟是以附晉今日之事惟利則進何以盟為其王乃命公子側伐鄭

鄭復背晉從楚此周簡王十年事也晉厲公大怒集諸大夫計議伐
鄭時欒書雖則為政而三卻擅權那三卻乃卻錡克之卻犇克從卻
至步楊錡為上軍元帥犇為上軍副將至為新軍副將犇子卻毅至
弟卻乞並為大夫用事伯宗為人正直敢言屢向厲公言卻氏族大
勢盛宜分別賢愚稍抑其權以保全功臣之後厲公不聽三卻恨伯
宗八骨遂譖伯宗謗毀朝政厲公信之反殺伯宗所以說好話其子
伯州犁奔楚楚用為太宰與之謀晉厲公素性驕侈兼好內外嬖幸
甚多外嬖胥童胥克子胥夷羊五長魚矯匠麗氏等一班少年皆拜
為大夫內嬖美姬愛婢不計其數日事淫樂好諛惡直政事不修即
此等豈亦由羣臣解骹士燮見朝政日非不欲伐鄭卻至曰不伐鄭
于勝楚耶何以求諸侯欒書曰今日失鄭魯宋亦將離心溫季卻至字季之言
是也楚降將苗贗皇亦勸伐鄭厲公從其言獨留荀息居守遂親率

大將欒書士燮卻錡荀偃韓厥卻至魏錡欒鍼等出車六百乘浩浩
蕩蕩殺奔鄭國一面使卻擘往魯衛各國請兵助戰鄭成公聞晉兵
勢大欲謀出奔大夫姚鈞耳曰鄭地徧小間于兩大只宜擇一強者
而事之豈可朝楚暮晉而歲歲受兵乎鄭成公曰然則何如鈞耳曰
依臣之見莫如求救于楚楚至吾與之夾攻大破晉兵可保數年之
安也成公遂遣鈞耳往楚求救楚共王終以西門之盟為嫌肯以盟還算好人今人滿口賭咒轉背即忘者多矣不欲起兵問于令尹嬰齊嬰齊對曰我實無
信以致晉師又庇鄭而與之爭勤民以逞勝不可必不如待之公子
側進曰鄭人不忍背楚是以告急前不救齊今又不救鄭是絕歸附
者之望也此處說來却亦有理只是前次不該伐鄭耳臣雖不才願提二旅保駕前往務
要再奏掬指之功大話雖則好聽只怕未必共王大悅乃拜司馬公子側為中軍
元帥令尹公子嬰齊將左軍右尹公子壬夫將右軍自統親軍兩廣

之衆望北進發來救鄭國日行百里其疾如風早有哨馬報入晉軍

士燮私謂樂書曰君幼不知國事吾僞爲畏楚而避之以微君心使

知戒懼猶可少安即使避楚未必少安徒以重辱耳樂書曰畏避之名書不敢居也

士燮退而嘆曰此行得敗爲幸不知要傷害多幸萬人一戰勝外寧必有

內憂吾甚懼之時楚兵已過鄢陵今開封府晉兵不能前進留屯彭

祖岡在鄢陵縣北二十里兩下各安營下寨來日六月甲午大盡之日名爲

晦日晦不行兵晉軍不做準備鼓漏且盡天色猶未大明忽然寨外

喊聲大振守營軍士忙忙來報楚軍直逼本營排下陣勢樂書大驚

曰彼既壓我軍而陣我軍不能成列交兵恐致不利且堅守營壘待

從容設計以破之諸將紛紛議論有言選銳突陣者有言移兵退後

者時士燮之子名句年纔一十六歲聞衆議不決乃突入中軍稟于

樂書曰元帥患無戰地乎此易事也樂書日子有何計士句曰傳令

牢把營門軍士于寨內暗暗將竈土盡皆削平井用木板掩蓋不過半箇時辰結陣有餘地矣既成列于軍中決開營壘以爲戰道楚其奈我何哉欒書曰井竈乃軍中急務平竈塞井何以爲食句曰先命各軍預備乾糧淨水足支一二日俟布陣已定分撥老弱於營後另作井竈就之詳備穩妥士燮本不欲戰見其子進計大怒如此而不知何以罵曰兵之勝負關係天命汝童子有何知識敢在此搖唇鼓舌遂拔戈逐之衆將把士燮抱住士句方能走脫欒書笑曰此童子之智勝于范孟士燮字孟食邑于范也乃從士句之計令各寨多造乾糧然後平竈掩井擺列陣勢準備來日交兵胡曾咏史詩云

軍中列陣本奇謀

士燮抽戈若寇仇

豈是心机遜童子

老成憂國有深籌

我不謂然

却說楚共王直逼晉營而陣自謂出其不意軍中必然擾亂却寂然

不見動靜乃問于太宰伯州犁曰晉兵堅壘不動子晉人也必知其

情州犁曰請王登輶車

輶音巢樓車之最高者

而望之楚王登輶車使州犁立

于其側王問曰晉兵馳騁或左或右者何也州犁對曰召軍吏也王

曰今又羣聚于中軍矣州犁曰合而為謀也又望曰忽然張幕何故

州犁曰虔告于先君也又望曰今又撤幕矣對曰將發軍令也又望

曰軍中為何喧譁飛塵不止對曰彼因不得成列將塞井平竈為戰

地耳又望曰車皆駕馬矣將士升車矣對曰將結陣也又望曰升車

者何以復下對曰將戰而禱神也又望曰中軍勢似甚盛其君在乎

對曰欒范之族夾公而陣不可輕敵也

一君一臣一問一答極委曲極明自干載而下令人閱之

如見其手口耳目歷歷紙上是左傳最妙之筆

楚王盡知晉國之情乃戒諭軍中打點來日

交鋒之事楚之降將苗賁皇

闕越椒子奔晉者

亦侍于晉侯之側獻策曰自

令尹孫叔之死軍政無常兩廣精兵久不選換老不堪戰者多矣且

左右二帥不相和睦此一戰楚可敗也髯翁有詩云

楚用州犁本晉良

晉人用楚是賁皇

人才難得須珍重

莫把謀臣借外邦

是日兩軍各堅壘相持未戰楚將潘黨於營後設射紅心連中三矢

眾將聞然讚美適值養繇基到眾將曰神箭手來矣潘黨怒曰我的

箭何為不如養叔不肯服善的養繇基曰汝但能射中紅心未足為

奇我之箭能百步穿楊眾將問曰何為百步穿楊繇基曰曾有人將

顏色認記楊樹一葉我千百步外射之正穿此葉中心故曰百步穿

楊眾將曰此間亦有楊樹可試射否繇基曰何為不可眾將大喜曰

今日乃得觀養叔神箭也乃取墨塗記楊枝一葉使繇基於百步外

射之其箭不見落下眾將往察之箭為楊枝掛住其鏃正貫于葉心

潘黨曰一箭偶中耳不肯服善人便若依我說將三葉次第記認你

潘黨曰一箭偶中耳不肯服善人便若依我說將三葉次第記認你

次第射中方見高手繇基曰恐未必能

故意說個不能正是耍賣弄手段

且試爲之

潘黨於楊樹上高低不等塗記了三葉寫箇一二三字養繇基也認

過了退於百步之外將三矢也記箇一二三的號數以次發之依次

而中不差毫釐衆將皆拱手曰養叔真神人也潘黨雖然暗暗稱奇

終不免自家要顯所長乃謂繇基曰養叔之射可謂巧矣然殺人還

以力勝

總之不肯服善便要生扭出法子來

吾之射能貫數層堅甲亦當爲諸君試之

衆將皆曰願觀潘黨教隨行組甲之士脫下甲來壘至五層衆將曰

足矣潘黨命更迭二層共是七層衆將想道七層甲差不多有一尺

厚如何射得過潘黨教把那七層堅甲縳于射鵠之上也立在百步

之外挽起黑彫弓拈著狼牙箭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兒覷得

端端正正儘力發去撲的一聲叫道著了只見箭上不見箭落衆人

上前看時齊聲喝采起來道好箭好箭原來弓動力深這枝箭直透